

- 李学勤 殷墟人头骨刻辞研究
- 裘锡圭 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
- 李家浩 传遽鹰节铭文考释
- 朱东润 元好问传（节选）
- 王欣夫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
- 顾廷龙 复旦藏名人手札编辑出版志感
- 陈允吉 云南大理佛教艺术礼瞻
- 葛兆光 且借佛学解西学
- 陈思和 张业松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胡风

海上论丛(二)

李学勤 吴中杰 祝敏申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海上论丛

(二)

C53

35 = 2

李学勤 吴中杰 祝敏申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责任校对 张利勇

海上论丛(二)

李学勤 吴中杰 祝敏申 主编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74 000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200

书 号 ISBN 7-309-01897-4/G·310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调换。

《海上论丛》编委名单

主 编：李学勤 吴中杰 祝敏申

副主编：高若海 骆玉明 许道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驰 朱立元 吴立昌

沙似鹏 陈思和 张岩冰

贺圣遂 要 英

目 录

李学勤	殷墟人头骨刻辞研究·····	1
裘锡圭	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	8
李家浩	传遽鹰节铭文考释 ——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二 ·····	17
祝敏申	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疏证 ·····	34
朱东润(遗稿)	元好问传(节选) ·····	67
王欣夫(遗稿)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 ·····	77
顾廷龙	复旦藏名人手札汇辑出版志感 ·····	92
[日本]金文京	香菱考 ——试论《红楼梦》的另一深层架构 ·····	94
刘坤生	论《周易》本经的研究方法 ·····	108
陈允吉	云南大理佛教艺术礼瞻 ·····	123
汪涌豪	古典的命运 ——论中唐美学风骨论主导地位的 改变及原因 ·····	134
申小龙	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现代转型 ·····	149
张金耀	坚守与坍塌 ——关于王国维之死 ·····	171
朱福昌	论书法美 ·····	182
封 云	论园林鉴赏的审美趣味 ·····	191

葛兆光	且借佛学解西学 ——关于晚清佛学复兴的随想·····	205
许道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断想·····	215
支克坚	胡风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 问题·····	236
陈思和	张业松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胡风 ·····	254
朱文华	读书札记两则·····	278
张 新	现代诗人的诗画观·····	285
董德兴	新都市小说新景观·····	303
劳承万	论节奏感的分化过程与物化·····	317
张德兴	两种根本对立的艺术本文观 ——简评伽达默尔与赫什的艺术本文 理论·····	333
马 驰	论卢卡奇艺术创作本质的几个问题·····	345
郇元宝	“寂静的轰鸣”与“大音希声” ——寻求东西方语言哲学对话与 沟通的可能性道路·····	361
王朝元	科林伍德：并非仅仅是一个表现主义者·····	386
杨竟人	西方 19 世纪后期新生派文学的再认识·····	395
张岩冰	《紫色》：一个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的 文本·····	413
[韩国]朴宰雨	韩国的中国新文学研究概观·····	425
[韩国]孟柱亿	韩国汉语教学的历史与现状·····	441

殷墟人头骨刻辞研究

李学勤

在殷墟甲骨文著录中有少数人头骨刻辞,久已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按一般说的甲骨,系指占卜用的龟甲兽骨,甲骨文是卜辞或其他与占卜有关的文字。这些人头骨虽有刻辞,但无关于占卜,所以和《殷墟文字甲编》所收牛头、鹿头刻辞一样,严格讲不能称为甲骨文。就其性质而言,又与牛头、鹿头刻辞等为狩猎后祭祀留念不同,应别为一类。

迄今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过人头骨刻辞。已见的这种刻辞,没有任何明确的出土记录。不过从人头骨刻辞总是同甲骨文一起流传、收藏和著录看,它们出于殷墟当无疑问。考虑到人头骨刻辞不涉占卜,估计它们不会与甲骨文混合,很可能另有埋藏所在。这一点只有等待将来的田野工作来说明了。

过去已有学者统计过这种人头骨刻辞。如1956年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辑录七片^①,1974年胡厚宣先生《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辑录十一片^②,1986年李桢先生辑录十二片^③。现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326—327页,图版十三—十四,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②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年第8期。

③ 李桢:《殷墟斫头坑髑髅与人头骨刻辞》,《中国语文研究》第8期。

在知道,人头骨刻辞共有十三片,试再讨论如下。

著录最早,也最重要的一片人头骨刻辞,是明义士(James M. Menzies)旧藏,首见于《齐大季刊》2卷2期。此片现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桢文称:“1956年,高去寻先生出示此片……,云已不记是谁人所赠,但决非考古发掘之所得。”^①

这个人头骨残片,《齐大季刊》所录为摹本,胡文图三,7则当系拓本。可以看到,片上存字两行,自右而左,释为:

尸(夷)方白(伯)

且(祖)乙伐

其中“尸”字近人多释作“人”,我最近有小文,说明仍以释“尸”为妥。“且乙”合书。“伐”字像戈援的一笔不在人颈上,同于周初的塋方鼎,是商末的新写法。

两行字的下面,骨上是空白的,可见文字已到行末。不过,刻辞并不完全。揆之文例,在“祖乙”上面至少要有“于”字,所以在“夷方伯”上面也应还有文字。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片黄组卜辞云:“……从多侯留(载)伐尸(夷)方白(伯)……尸(夷)方白(伯)罍率……”^② 沈之瑜先生指出夷方伯罍即鬲卣、网簋的夷方罍。

鬲卣见《三代吉金文存》13,42,2,器形见《商周彝器通考》六二一,现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其盖铭为:“𠄎𠄎,母辛。”器铭为:“乙巳,子令小子鬲先,以人于塋(覲),子光(貺)商(赏)鬲贝二朋。子曰:‘貝唯蔑女(汝)曆。’鬲用乍(作)母辛彝。才(在)十月,月惟子曰:‘令望人方罍。’”网簋见《三代吉金文存》8,32,2,器形见《考古》1975年第5期第277页图四,现在德国。铭文是:“癸巳,𠄎商(赏)小子网贝十朋,在□自(師),惟𠄎令伐人方罍,网用乍(作)文父丁

① 李桢:《殷墟研头坑髑髅与人头骨刻辞》,《中国语文研究》第8期。

② 沈之瑜:《介绍一片伐人方的卜辞》,《考古》1974年第4期。

薄葬，在十月乡(彤)。牂彘。”^①

夷方伯罍省称夷方罍，在甲骨文中还有类似的例子，如卢方伯灋省称为卢方灋^②，足见“伯”是一词，而不是以“方伯”为一词，与《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尤无关涉。“伯”，《尔雅·释诂》“长也”，夷方伯即夷方的君长。省去“伯”字，说夷方罍，和后世称晋重、晋午之类有近似处。

某方伯的“某方”，可能是具体的方国，如黄组卜辞的孟方伯炎，孟方肯定是一个方国；也可能不是，如何组卜辞《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4034，“羌二方伯”，在无名组卜辞中称“二方伯”，见《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442 + 《殷契拾掇》1,397^③。这里的“羌”，如《说文》所云是西方牧羊人，只能理解是古族名。夷方的“夷”也大约如此，是东方之人，包括若干方国，未必专指。

附带提到，周原岐山凤雏卜辞 H11:84 有“王其奉又大甲，昃周方白(伯)”云云^④，“王”指商王，“周方伯”为周文王，系专指，但文例与“夷方伯”一致。

这片人头骨刻辞虽已残缺，文字仍有三点内容：第一，是头骨属于夷方伯；第二，是夷方伯被“伐”即斩首，用于祭祀；第三，是祭祀的对象是商王祖乙。其他人头骨刻辞可与此比较。

《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5182 人头骨残片，照片见《殷虚卜辞综述》图版十三，1，上存文字一行，为“方白(伯)用”三字。看“方”字上面空白，当是一行之顶，其左面又是空白，右面则沿骨缝折断。揣测原头骨刻有文字两行，现在看到的是左行的上端。李文推想原文是某方伯用于某祖，是正确的。

① 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 年第 5 期。

② 沈建华：《商代册封制度初探》，《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 年。

③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326 页，图版十三—十四，科学出版社，1956 年。

④ 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第 413 页，三秦出版社。

《殷契拾掇》2,49,即《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5282 人头骨,现存文字两行,是:“義友,□丑用于”。义友是头骨所属人名,看来似乎只缺了祭祀的对象。原文可能共三行,残去了最左一行。此片据李文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由这一片知道,头骨上的人名不一定作某方伯这样的格式。义友可能也是与商王为敌的方国君长,但亦可能是另外性质的人物,为商王所诛杀,其用于祭祀则是一样的。

李文曾讲到卜辞中有地名义,并引饶宗颐先生《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说《尚书序》商汤时“誼伯、仲伯作《典宝》”,“誼”或作“义”,云人头骨之义“殆汤时义伯之后”。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推想。

以上两片的动词是“用”,没有说“伐”。夷方伯一片记“伐”,应为活擒斩于神前。用人,见于《春秋》和《左传》的,也都是生祭^①,和《逸周书·世俘》周武王以纣及其二妻之首献祭不同。人头骨刻辞所谓“用”,有没有以斩获之首献神的,尚待研究。

《殷虚卜辞综述》图版十三,2,为陈梦家先生甲室所藏,仅存一“用”字。从字下空白看,系刻辞一行之尾。

《甲骨续存》下 2358 和胡文所引《甲骨续存补》9069 两片人头骨,残缺已甚,都仅存一“白(伯)”字。考虑到人头骨刻辞已见某方伯字样,这可能是类似刻辞的残文。但甲骨文不乏某伯、伯某等人名,原文也不一定非为某方伯不可。

胡文图三,3 是一个较大的人头骨残片,现存两字。其下缘为骨缝处,字似即刻到这里为止,留有一些空白。两字前人均释为“白鬲”,并联系武丁时宾组卜辞的白(伯)鬲^②。细看上一字,已残失右上部,左面竖笔很直,不会像“白”字那样在顶部聚合成尖,而且竖笔的上端能够看见,可知应是“日”字。甲骨文屡有某子曰某、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327 页,图版十三—十四,科学出版社,1956 年。

②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

某弟曰某之例，^①是记人名，此处疑也是人名。“鬲”为“更”字所从，见《金文编》（1985年版）0518。

《殷虚卜辞综述》图版十四上行人头骨，系刘体智善斋旧藏，今藏于北京图书馆。片上所存二字，上一字右半从“殳”，左半残缺不明；下一字左半从“女”，隶定为“姪”字。这可与商末的黄组卜辞相对照：

《甲骨文合集》36344有“丁丑王卜贞，禽巫九雉，戮鬻侯鬻（發）^②，尤罙二姪，余其从戔（戰）”等语，可参看同书36347+36355的“乙巳王卜贞，戮鬻侯[發，尤]罙二姪，余其从發鬻（載）戔（戰）”。“二姪”显然和“二姪”是一回事，指商王征伐的对象，估计是敌人的两个领袖。善斋的这片人头骨，应即“二姪”中的一人。

李桢先生藏人头骨刻辞一片，1966年曾在香港展出，见饶宗颐先生《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1970年）所附《李桢斋所藏甲骨简介》，云：“此为男性人头枕骨，近上半中央部分，镌有先公‘大甲’之名，可能即俘虏头骨。传世头骨上刻邦方君长之名，致祭于先公先王，若此类可考知者，寥寥无几，此即其中之一。”前引李文称，这一人头骨原在英国叶慈（W. P. Yetts）教授旧藏甲骨中，五十年代转让李氏。“大甲”两字合书，与夷方伯片“祖乙”同例，也是所祭的先祖。

胡文引《甲骨续存补》9070人头骨刻辞，云存一“囟”字。按《殷虚卜辞综述》曾论及无名组卜辞有“用危方囟于妣庚”、“其用羌方囟于宗”等例，释为《说文》训鬼头之“囟”，同时又说也可释为训头会脑盖的“囟”^③。查“囟”为鬼头，象形，并无人头之意。“囟”，《说文》：“头会脑盖也，象形。”段注：“首之会合处，头髓之覆盖。元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99页，图版十三一十四，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②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释“勿”“發”》，中华书局，1992年。

③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99页，图版十三一十四，科学出版社，1956年。

(玄)应引‘盖’下有‘额空’二字。额空,谓额腔也。”囟是人的头盖,所以《礼记·内则》说“夹囟为角”,“角”指额角。刻辞这个字以释“囟”为好。囟是头盖,暗示这一类用以祭祀的人头骨,要将头盖截下,然后刻字保存。

以上我们已讨论了十片人头骨刻辞。此外,《殷契拾掇》2,87一片存一“佳(惟)”字,《日本散见甲骨文字蒐汇》180一片存一“五”字,皆过于残碎,无意义可说。日本松丸道雄先生1983年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D972著录人头骨刻辞一片,系河井荃庐氏旧藏。我访问该研究所时,曾观察过。在骨缝左面存文字一行,可见“中凡”二字,上方还有一字残笔。

由于人头骨刻辞都是残文,字数较少,根据字体判断时期不很容易,但从能够看到的因素来说,应该都属商末。夷方伯、姪等片印证了这一点。可以注意到,以狩猎所获祭祀而作的牛头、鹿头等刻辞,其年代亦在商末,可以与此参考。古代屡有人祭之事,情况要具体分析。人头骨刻辞所表现的这种特殊残忍的行为,在商末多见,当与史籍所载帝乙无道、帝辛残虐有关。我们读史,应该注意这一问题。

后记

拙文付排后,始能读到张秉权先生1988年出版的《甲骨文与甲骨学》一书。该书第八章《卜辞与记事刻辞》曾论及人头骨刻辞,第196页云:“人头刻辞——这一类的刻辞,最初颇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史语所在安阳第八次发掘的甲骨中,确有一片人头刻辞,骨片上的发根细孔,清晰可见,那是一般甲骨片上没有的现象。不过当时没有认出,遂被认为龟甲,所以它的田野发掘号码为8.0.0132,属于龟甲之类了。这片虽只一字,但可以证明其他材料并非赝品,所以十分重要。”

这片人头骨著录于《殷虚文字甲编》3739,非常残碎,只存一个“武”字。查《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丁编《甲骨坑层之

一：一次至九次出土甲骨》，知道这片人头骨系 1933 年 12 月 14 日出土于 D100，在地面层下，并无其他甲骨伴出。

看拓本，其文字笔画粗宽，同其他人头骨一致。“武”字上部“戈”的竖笔弯曲，是商末的写法。猜想此字属于商王名号，如“武丁”、“武乙”或“文武丁”、“文武帝乙”。

这使我们统计的人头骨刻辞数目又增加一片，而且是有发掘记录的惟一例子。

张秉权先生还提到有人名“义友”的那片人头骨是“胡厚宣赠史语所藏”。

另外，《殷都学刊》1985 年第 1 期胡厚宣先生《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述及明义士有人头骨两片。其一自为有“夷方伯”的那片，这也是应补入拙文的。

又，李棣先生所发表的“大甲”人头骨，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见许进雄先生《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14。此片没有人藏的来源记录。

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

裘锡圭

一、释“𢇛”

甲骨文中有上从“庚”下从“𢇛”之字。甲骨学者起初把“𢇛”看作“贝”的异体,认为这个字就是《说文》收作“𢇛”字古文的“𢇛”字^①。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的《释心》篇中,把“𢇛”改释为“心”^②。十分正确。《释心》把“𢇛”列为待考的从“心”之字,我认为“𢇛”应该是“心蕩”之“蕩”的专字(按照一般的说法,也可称为本字)。

“𢇛”字见于下引两条残辞:

贞:王心𢇛,亡来□自□。一月。二。(《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12)

贞:王[心]𢇛,[亡]来□自□。三。(《合》18384,即《殷虚书契后编》下·21·15)

① 《甲骨文编》505页,中华书局,1965。《甲骨文字集释》387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

② 《甲骨文字释林》367页,中华书局,1979。

这两条应为同文卜辞,前者为第二卜,后者为第三卜。后一条的“心”、“亡”二字据前一条补出,前一条的“患”字残去“心”旁,据后一条补足。

在与上引二辞同期同类的殷墟卜辞中尚有如下一条残辞:

壬午卜□贞:王心□,亡艰□入□。(《合》7182)

此辞“心”下已残去之字很可能也是“患”字。殷墟卜辞中有“亡囙(忧?)才(在)人(内)”的说法(参看拙文《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拙著《古文字论集》266页,中华书局,1992。此文在论及“亡囙才人”一语时,曾引用以“于卜”、“于人”对贞的一对卜辞,来证明“人”可以读为“内”。这对卜辞的“于卜”、“于人”应读为“于外”、“于内”,许进雄在《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第2331片释文中早已指出来了。此文失于徵引,是不应有的疏失,附正于此)。此辞的“亡艰□入”疑本亦作“亡艰才(在)人(内)”。据此辞,上引两辞“来”后一字可以补作“艰”。“亡来艰自西”(《合》7099正)、“亡来艰自南”(《合》7093)、“亡来艰自方”(《合》6668正)一类话,在殷墟卜辞中是屡见的。

从王因“心患”而卜问是否会有艰险之事发生的情况来看,“心患”显然指心脏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把卜辞文义上的这一线索跟字的结构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可以肯定“患”就是古书中所说的“心蕩”(出处详下)的“蕩”的专字。

“患”字的结构跟“唐”字相类。《说文·二上·口部》:“唐,大言也。从口,庚声。嗙,古文唐从口、易。”“患”可以分析为“从心,庚声”或“从心,唐省声”,其字音应与“唐”相似。上古音“唐”、“易”相近。上引《说文》“唐”字古文从“易”声,就是明证。“唐”与从“易”声的“湯”也音近可通。大家都知道,殷墟卜辞所记的祭祀对象

“唐”，就是古书中的“蕩”。“蕩”字从“湯”得声，而且跟“唐”一样也是定母字。我们把以“心”为形旁的、读音跟“唐”相似的“慙”字释为“心蕩”之“蕩”的专字，显然是很合理的。

《左传·庄公四年》：

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蕩。”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栢木之下。

邓曼认为楚国先君知道王禄将尽，所以使王心蕩，给他一个警告。商代人则认为“王心慙”预示可能会有艰险之事发生。彼此的想法是很接近的。

《说文·十下·心部》：“惕，放也。从心，易声。”“惕”、“蕩”同音，一般认为“惕”就是“放蕩”之“蕩”的本字（参看《说文通训定声》“惕”字条）。“心蕩”之“蕩”与“放蕩”之“蕩”，义本相通。《左传·庄公四年》杜预注，释“心蕩”之“蕩”为“动散”。“放”、“散”义近。所以我们也未尝不可以把“慙”直接释为“惕”。也许比较合适的办法是把“心慙”释为“心惕(蕩)”。

二、释“𠂔”

《合》10678 有如下残辞：

壬辰𠂔𠂔焚𠂔

“焚”上一字，《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以下简称“《类纂》”）隶定为“𠂔”而未释（771页）。

《说文·二上·采部》：“𣎵，悉也，知寀諦也。从宀，从采。𣎵，篆文寀从番。”西周时代的五祀卫鼎“余審賈四五田”句中的“審”作𣎵（《金文总集》1325，参看《金文编》54页0116号“寀”字），中间从“米”不从“采”。由此可知甲骨文“寀”字应释为“寀”（審）。可惜只见于一条残辞，文义无法详考。

三、释“温”

《甲骨文编》330页“𣎵”字条所收最后一例为：

𣎵

所注出处为“燕（指《殷契卜辞》862）”。此字所从的𣎵，与“𣎵”字所从的𣎵截然有别，可见释作“𣎵”是有问题的。

《燕》862片上只有上引这一个字。我认为该书编者将这一片的拓片放歪了。如果转一个90度的角度来看，这个字就变成𣎵了。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十一卷“温”字条，从陈邦怀说释甲骨文𣎵字为“温”，并说：“‘中央研究院’藏鼎有单文𣎵，与此当系一字，特所从人形立卧有别耳。”（3277～3278页）其说可从。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中辑（二）317号考释，有与之略同的说法，可参考。所谓“中央研究院”藏鼎，指西北冈1435号墓出土的大圆鼎，铭文实作：

𣎵

（《金文总集》4641页补3）

《集释》所摹有些出入。

前举《燕》862片之字，与上引鼎铭显然是同一个字，所以也应该释为“温”（精确地说，是释为温暖之“温”的本字“𣎵”）。